

湖南地方戲曲叢刊

(第十三集)

- 槍 傘 (長沙湘劇高腔)
水漫金山 (衡陽湘劇崑腔)
断桥會 (衡陽湘劇崑腔)
蘆花休妻 (祁陽劇彈腔)
單刀會 (長沙湘劇高腔)

湖南省文化局主編
湖南人民出版社

編 輯 凡 例

- 一、为了介紹本省地方戏曲劇目，丰富各地剧团上演節目，并供研究参考，特出版“湖南地方戏曲叢刊”。
- 一、本刊編輯之劇本，主要是就湖南地方戏曲中一些較好的傳統劇本選擇編輯的。
- 一、本刊編輯之劇本，在內容上較原本有重要修改者，都附有“前記”和“附注”予以說明。
- 一、我們力求以嚴肅慎重的态度及去蕪存菁的精神，進行編輯整理工作，但限于水平，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尚希各地戏曲藝朮工作者及讀者随时給予指正。

目 錄

- 搶 傘 (長沙湘劇高腔) (2)
- 水漫金山 (衡陽湘劇崑腔) (13)
- 斷 橋 會 (衡陽湘劇崑腔) (26)
- 蘆花休妻 (祁劇彈腔) (36)
- 單 刀 會 (長沙湘劇高腔) (57)

搶傘 (長沙湘劇高腔)

“搶傘”是長沙湘劇高腔傳統劇目。這裡所刊載的是湖南湘劇團的演出本，系朱少希先生執筆整理。

人 物 王瑞蘭

蔣世隆

〔金鼓聲中，如聞馬嘶人喊。聲漸息，王瑞蘭慌亂上。〕

王瑞蘭 (唱“金蓮子”)

古今愁，
誰似我今朝這般憂，
耳聽軍馬驟，
人亂語稠。
忙向松林躲避，
恐怕有人搜。

〔蔣世隆携傘急上。〕

蔣世隆 (唱) 百忙里迷失路途，
尋妹不見我心憂。

瑞蓮！

王瑞蘭 有。

蔣世隆 好吓！

(唱“合頭”)

謝蒼天，多保佑。
尋着了，親骨肉。
攜帶同行走，
攜帶同行走。

〔二人相見，均感詫異。〕

蔣世隆 我道是我妹子，原來一位娘行。

王瑞蘭 我道是我母親，原來一位君子。

蔣世隆
王瑞蘭 (同唱“刮骨令”)

教人心下暗猜疑，
相呼喚答应這兩三回。

王瑞蘭 (唱) 你是何人我是誰？
緣何將我乳名提？

蔣世隆 (唱) 我尋我的親妹子，
何曾將你乳名提。
不是卑人親妹子，
答应連聲惹是非！

王瑞蘭 (唱) 并非是我惹是非，
中途失母好慘悽，
聞聲好似娘喚女，
誤應一聲莫猜疑。

蔣世隆 这就奇怪了。
(唱) 我尋我的親妹子。

王瑞蘭 因何失散？

蔣世隆 (唱) 都只为那金盃入寇，

大宋天子弃汴梁。

家家逃难，

户户逃生，

家逃难，

户逃生，

兄妹們不幸在中途失散。

王瑞蘭

我也一样，

母女逃难到此間，

不幸兩下相失散，

蔣世隆
王瑞蘭

地暗天昏，人离鳥散。

蔣世隆

那一位娘子，

不見了母親，

在一旁啼哭！

王瑞蘭

那一位君子，

不見了妹子，

在一旁嘆息。

蔣世隆

这正是，愁人休对愁人说，

王瑞蘭

說起愁來愁更加。

蔣世隆

一般样焦急，

王瑞蘭

一般样煩惱，

蔣世隆

焦急，

王瑞蘭

煩惱，

蔣世隆

說將來，

王瑞蘭

道將去，

蔣世隆
王瑞蘭

皆是一般。

蔣世隆 (背白) 自己的妹子尋之不見，还在这里說什么閑話。

王瑞蘭 (背白) 母親不見，我女流之輩，独自一人，怎好行走？

蔣世隆 小娘子，失陪了。

(唱“一蓬松”)

天色黃昏日已西，

別娘行豈容羈迟，敢容羈迟。

[蔣世隆走、王瑞蘭輕拉蔣傘，蔣止步。]

蔣世隆 小娘子拉住卑人的雨傘，想是怕途中遇雨不便，卑人愿將它送与小娘子。

王瑞蘭 非也！

(唱“步蟾宮”)

長途艱險難迴避，

獨自行來路已迷，

君子正須尋妹子——

君子請見一礼。

蔣世隆 有礼相还。

王瑞蘭 (唱) 危途作伴望你提携，

望你提携。

蔣世隆 时世艱危兵馬乱，

女子孤行事本难。

自己的妹子尋不見，

怎好与你相周旋？

怎好与你相周旋？

〔蔣世隆舉步欲行。

王瑞蘭 君子！

〔蔣止步。

你可讀聖賢書？

蔣世隆 略知一二。

王瑞蘭 (唱“孝順歌”)

君子你既讀聖賢書，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
君子啊！

危途無奈，求作伴，且相偕。

蔣世隆 怕只怕旁人，觀形迹，動疑猜。

王瑞蘭 亂軍之中誰來問你？

蔣世隆 說什麼亂軍之中無人問，

男女同行，

倘若是天津路口人盤問，

教小生把何言答對？

王瑞蘭 倘若是你妹子在此地，

不也是男女同行？

到了天津渡口有人問，你只說，

親兄長帶領着自己的妹子去逃生。

蔣世隆 小娘子說得有理，你我就同行了吧！

王瑞蘭 多謝君子。

〔二人同行。

蔣世隆 請問小娘子家住哪里？姓甚名誰？

王瑞蘭 (唱) 家住在京都城鼓樓街，

父親兵部尚書貴，

奴乃王氏瑞蘭女裙釵。

蔣世隆 原來一位千金小姐，卑人不知，多有失敬。

王瑞蘭 好說。請問君子家住哪里？姓甚名誰？

蔣世隆 (唱) 家住在中都城，

城外五里牌，

姓蔣名世隆，

我本是慶門之中一秀才。

王瑞蘭 原來一位秀才，多有失敬。

蔣世隆 不敢。呀！雨來了！急行几步吧！

[蔣世隆撐傘，急行几步，見王瑞蘭以袖遮頭。

小娘子，你沒有雨傘，又怎麼辦？

王瑞蘭 不要緊，我走得的。

蔣世隆 這怎麼使得，我这里有，你用吧！

王瑞蘭 (接傘) 君子，你呢？

蔣世隆 (以袖遮頭) 我走得，我走得的。

王瑞蘭 君子，雨下大了，你怎走得？

蔣世隆 啊呀！（兩袖遮頭）

王瑞蘭 你用吧。

蔣世隆 你用吧。

王瑞蘭 你用吧。

[二人推讓，蔣終接傘。一陣大風吹來，二人避風。

蔣世隆 好大的風呀！

王瑞蘭 好大的雨呀！

蔣世隆 小娘子，這亂世之中，你我就同用了吧。（遞傘）

王瑞蘭 使得的？

蔣世隆 使得的。

王瑞蘭 有勞了。

〔二人共傘而行。〕

(唱) 幸喜今朝遇着你，

幸喜今朝遇着你，

危途作伴仗提携。

蔣世隆 患難中休客气，

顯危相遇應扶持，

顯危相遇應扶持。

蔣世隆 雨已止了。

王瑞蘭 是呀，雨止了。哎呀！羅裙都濕透了。(解裙扭水)

蔣世隆 小娘子，你在那里做什么？

王瑞蘭 扭羅裙。

蔣世隆 羅裙那麼大，你一個人怎麼扭得干呢？

王瑞蘭 沒有人幫忙呀！

蔣世隆 眼前有一個人，可惜你不會用。

王瑞蘭 有勞了。

〔二人扭裙。〕

君子扭反了。

蔣世隆 哦！哦！扭反了。

〔換個方向又扭。〕

蔣世隆

(唱) 雨濕羅裙，雨濕羅裙且扭干。

王瑞蘭

王瑞蘭 干便干了，這又晾在哪里？

蔣世隆 來來來，你就晾在卑人的肩头上。

王瑞蘭 后生家沾了湿气，老來会成病的。

蔣世隆 哦呀，承指教呀！

王瑞蘭 这又晾在哪里？

蔣世隆 是呀！这又晾在哪里？（見傘）小娘子，你就晾在卑人的雨傘上面。

王瑞蘭 使得的？

蔣世隆 使得的。

王瑞蘭 那我就放下了。

〔窸窣后二人同行。

（唱）患难相逢又相伴，

今日恩情永不忘。

蔣世隆 若要恩情能永远，

來朝前路莫分張。

王瑞蘭 請問君子，令尊令堂？

蔣世隆 俱已亡故。

王瑞蘭 还有何人？

蔣世隆 还有一个妹子。

王瑞蘭 沒有……

蔣世隆 甚么？

王瑞蘭 別人？

蔣世隆 沒有。既无弟媳，又沒有嫂嫂。

王瑞蘭 君子，你既无兄弟，哪來的弟媳和嫂嫂？

蔣世隆 我的妹子也沒有嫂嫂吓！

〔王瑞蘭害羞前行。

(背)这位小娘子,生得十分美貌,又是千金小姐。知書明理,不知是否許配了人家,待我來問个明白。小娘子,你,你今逃往哪里去?

王瑞蘭 母親不見,心想逃回家去。

蔣世隆 你是回娘家? 还是回婆家?

王瑞蘭 我說了是不見了母親。

蔣世隆 哦,你是沒有吃過茶的么?

王瑞蘭 兵亂之中,哪來的茶吃? 我也不要吃茶。

蔣世隆 我不是說的这个茶,那是婆家的聘茶。

〔王瑞蘭含羞,搖頭。〕

(唱) 要知娘行心腹事,
尽在搖頭不語時,
她未嫁來我未娶,
好姻緣珍重向她提。

小娘子。

王瑞蘭 君子。

蔣世隆 小姐。

王瑞蘭 秀才。

蔣世隆 你我——

王瑞蘭 怎样?

蔣世隆 你我……赶路吓。

王瑞蘭 (唱) 这君子至誠真可愛,
他心中有意說不出來。
我待許了他,
羞人答答口難開。

許終身全凭——

全凭這金釵。

金釵呀！

你與我轉述情怀。

〔王瑞蘭丟釵前行，見蔣世隆拾起放衣袖中。〕

掉了！掉了！

蔣世隆 掉了什麼？

王瑞蘭 一支金釵，

蔣世隆 一支金釵有甚麼要緊，還是趕路吧！

王瑞蘭 君子，這支金釵是我母親給我的，我母親說道，這支金釵落在哪裏，我的終身就落在哪裏。

蔣世隆 卑人拾得一支，可是你的？

王瑞蘭 正是我的。

蔣世隆 哦！（遞釵）

王瑞蘭 君子收下乃是一樣。

蔣世隆 好吓！

（唱）誰知月老就是你，

美滿姻緣紅絲系。

王瑞蘭 你說什麼？

蔣世隆 （唱）我今生不負美情意，

還望小姐莫猜疑。

王瑞蘭 但愿太平干戈息，

告稟爹娘，

那時節，你我——

蔣世隆 你我怎樣？

王瑞蘭 (唱) 你我——

蔣世隆 永不分离。

王瑞蘭

蔣世隆 你我永不分离。

〔蔣、王同下。〕

(幕落)

水漫金山 (衡陽湘劇崑腔)

“水漫金山”系衡陽湘劇“雷峰塔”中之一折，整理本除在文字上作了修飾外，并刪除了許仙的出場，因他在这折戏里是个不必要的人物。又原本青儿的性格前后不够統一，有关夫妻关系的台詞，也都是白、青二人合唱，現都作了修改。

本劇系由衡陽湘劇團演員王桂枝、伍啓度、譚保成及吳容甫先生等共同整理，并由吳容甫先生執筆。

人 物 白素貞
青 儿
法 海
知客僧
韋 护
哼哈二將
風火二神
青 龍
水族若干人
蚌

〔白素貞、青儿划船上。〕

白素貞 許郎！

(唱“醉花陰”)

恩愛夫妻難撇掉，

因此上懇勤來到。

只怕他，

听佛法，把奴拋。

枉耽着，辛苦勤勞。

奴家白素貞，只因許郎要往金山寺拈香，不能勸止。我
雖經囑咐不要听法海之言，他允从而去；但至今未見回
轉，奴家放心不下，因此同着青兒乘風鼓棹而來，接
他回去。

青 兒 娘娘！許郎磨折不是一次，今番為何這般着急？

白素貞 青兒！你哪里曉得，金山寺有個法海妖僧，他面如菩
薩，心如夜叉。倘若許郎為妖僧所惑，我的終身就無
有結局了。

青 兒 原來如此。娘娘，你我想要個計策，接回官人才好。

白素貞 你我到得金山，見機而行。青兒，將船搖過江去。

(唱“前腔”)

我和你，非關心，

當面的囑咐伊多遭，

只怕他，猛然地，迷了心竅。

青 兒 娘娘！來此已是金山。

白素貞 你我一同下船。

[白素貞、青兒下船，上山。]

白素貞 青兒！你去叫官人出來便了。

青 兒 是。(向右)許仙官人快快出來，娘娘來了，接你回去。

(向左)許仙官人快快出來，娘娘來了，接你回去。啊！啊！

[白素貞、青兒作懷疑、惶惑狀。

[知客僧上。

知客僧 (念)山門不下鎖，

自有白雲封。(見白素貞、青兒)

啊！原來二位姑娘行，來到庵院，莫非燒香的？

白素貞 不是的。

知客僧 了願的？

青兒 不是的。

知客僧 一不燒香，二不了願，來到我庵院作甚？

白素貞 迎接官人的。

知客僧 你家官人叫什麼名字？

白素貞 許仙——

青兒 官人。

知客僧 啊！許仙官人？我聽得老禪師言講，他家里有個什麼白蛇精。

白素貞 唔！

知客僧 又有個什麼青蛇精。

青兒 唔！

知客僧 他在我庵院出了家，他是不回去的了。

白素貞 (一驚)此話當真？

知客僧 當真。

青兒 果然？

知客僧 果然。

白素貞 (作考慮狀)老師父，煩你通稟老禪師，請他將我官人放了